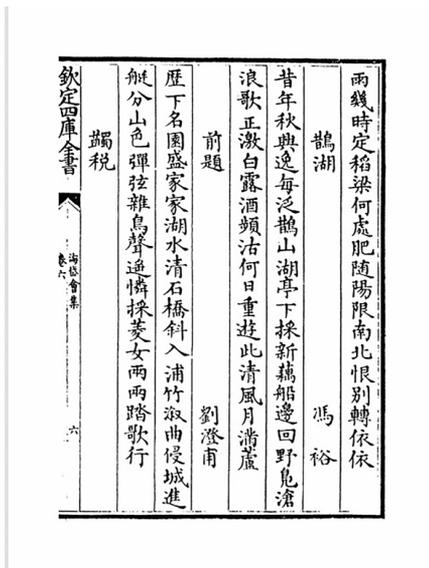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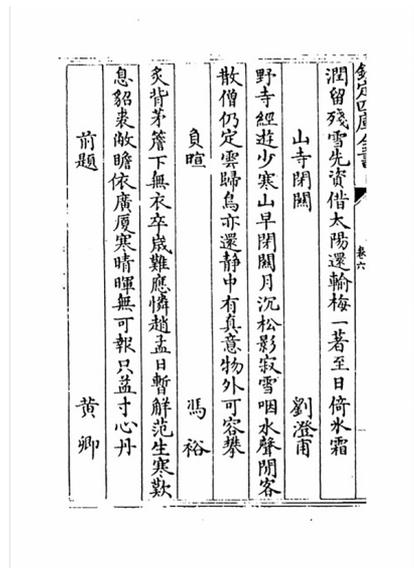
冯裕祖籍临朐，世代簪纓，他的一生坎坷波折。冯裕在“海岱七子”中文学成就最高，其诗师法古乐府、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，追求汉魏诗歌不假雕饰、自然天成之美，继承现实主义传统，直抒胸臆、自出机杼。《海岱会集》冯裕存诗128首，后辑为《方伯集》。



冯裕画像(青州博物馆藏)。



《四库全书》载冯裕《鹊湖》。



《四库全书》载冯裕《负喧》。

北海文学世家奠基人 四个儿子皆有才名

冯裕可以说是“海岱七子”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人，他是“北海文学世家”的奠基人。明清时期文学世家冯氏家族自冯裕发端，先是四个儿子以诗文才名著称，人称“临朐四冯”，三子冯惟敏更成为“明代曲家第一人”，后世学者称其为“曲中辛弃疾”。

正如明代著名学者康丕扬在遴选《冯氏五先生集》时说：“（四冯）赋迫骚湘，古拟苏李，五七言近体出入三唐，高者足敌沈宋，而余者不堕齐梁。则其才情所至，灵异独钟，从古以来，未有兄弟如此之并盛矣。”后来四世冯琦，“北海冯氏”蜚声海内，至六世冯溥官刑部尚书，授文华殿大学士，加太子太傅，掌清初文柄，为冯氏家族的集大成者。

冯家诗书传家、世代簪纓，冯氏家族从明朝中期的冯裕兴起至清康熙年间历时七世二百余载，出了10位进士、13位举人、53位贡生、278位秀才，有诗文集存世者不下百余人，有5人作品入选《四库全书》，成为“父子质行齐鲁，诸儒莫及”的影响海内的文学世家。

冯裕（1479—1545）字伯顺、号间山，《明史》卷二一六有传，《欧阳南野文集》卷二十六记其生平事迹较详。其先祖冯思忠戍守辽东广宁（今辽宁省北镇县）。祖籍山东临朐，其父冯振官至奉直大夫与南京户部郎中。12岁丧父，14岁丧母，少时孤贫无依，由叔祖母池氏养成人。冯裕笃行节义、感念养育之恩，对池氏孝而弥笃、奉养终老。他师从理学家、一代大儒贺钦，在老师的教诲下饱读诗书，立下了经邦纬国之志。他尊师重道、感念师恩，为官后常用自己的俸禄接济老师贺钦，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尊师孝亲的光辉典范。

勤政清廉惹怒权贵 远离朝堂经历悲欢

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冯裕中举，明正德三年（1508）中进士，而立之年的他开启了施展宏图大志的奋飞之旅。他南北为官28载，历华亭县令、晋州知州、南京户部员外郎、平凉知府、石矸知府、贵州

按察副使等位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55岁的冯裕因忤逆权贵致仕归里，定居郡城青州，读书讲学、诗友唱和，过着虽然清苦但远离朝堂纷争的日子。

冯裕为官勤政爱民。初知华亭，民众遭受雨灾，他让受灾民众缴纳十分之一的赋税，此举让大户们不满却深受百姓拥戴；他知晋州时，漳（hū）沱河河道南迁，城北土地顿失灌溉之利以致大旱，冯裕命手下将税粮合理调整保证民生，离任后百姓为他设生祠以祭；南京任上他作为户部员外郎掌管出纳，他制定规章严密，秉公行事，惹怒权贵，权贵大费周章寻他短处，因他执法严明绝无纰漏，得以保全自己；石矸（gān）地处西南边境，民族矛盾复杂，常有械斗诉讼发生，冯裕公正裁断、绝不袒护，曾于双方对垒千钧一发之际，单车独身前往游说，使双方悦服，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；贵州任上他勉力平蛮，使土匪避之不及，力保一方百姓平安。

冯裕为官刚正不阿、处事果断，而其外貌憨厚朴实，与其性格对比鲜明。《光绪临朐县志》说他“当官抗直，有裁断，而貌粥粥若无能者。尝谓希宠者负君，媚人者负己，谋身者负人，生平盖三无负矣”。不希宠，不媚人，不谋身——“三无负”是他的人生准则。

冯裕为官清廉、囊无余钱。《光绪临朐县志》有言：“官囊萧然，不能自给”。幸亏长子惟健善于经营持家有方，使老父亲得以粥饭温饱。惟重、惟敏、惟讷三个儿子先后中举，惟重、惟讷双双于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进士及第、主政一方，让他无比欣慰。不幸的是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，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次子惟重客死庐州（今合肥市），第二年幼子惟直病死家中。清贫生活之困、连丧爱子之悲，与半生为官的殊荣、隐居田园的惬意相互交织，让他五味杂陈、百感交集，丰饶的生命质地里开出无数朵美好而深邃的诗词之花。

其诗师古自然天成 直抒胸臆自出机杼

一代名臣、明通议大夫、兵部右侍郎魏允贞在《海岱会集》序中称其“异乎今君子诗矣”。冯裕之诗师法古乐府、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，追求汉魏诗歌不假雕

饰、自然天成之美，继承现实主义传统，直抒胸臆、自出机杼。《海岱会集》冯裕存诗128首，后辑为《方伯集》，曾孙冯琦又将冯裕诗作分别编入《五大夫集》和《北海集》。

如他的《负喧》诗：“炙背茅檐下，无衣卒岁难。应怜赵孟日，暂解范生寒。叹息貂裘敝，瞻依广厦寒。晴晖无可报，只益寸心丹。”

全诗明白晓畅，如清水芙蓉。“赵孟”代指“尊贵之人”，春秋时晋国正卿赵盾字孟，其子孙都称赵孟，赵氏世代执掌晋国朝政，无比显贵。诗的大意是：没有御寒衣物度过寒冷的冬天非常艰难，只好在茅屋檐下晒太阳取暖。那些照耀着富贵人家的日头，也暂时缓解了范生这样的贫苦人的寒冷。（富人们）在叹息貂裘的破旧，（穷人们）却眼望着他们高大的房屋楼宇更觉得寒冷。人们对这暖暖的阳光无以为报，只有一颗火热的心。

如果说《负喧》是诗人面对贫寒生活积极向上以苦为乐的情怀，那么《鹊湖》则为对生活美好画卷的怀想与沉浸：

“昔年秋兴逸，每泛鹊山湖。亭下采新藕，船边回野兔。沧浪歌正激，白露酒频沽。何日重游此，清风月满芦。”

诗的大意为：往年每当秋天都会兴致勃勃地泛舟鹊山湖，在亭子下边采新藕，看着船边的野鸭子游来游去。人们激越地唱着孟子的沧浪歌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”。白露时节频频沽酒而饮。清风和月光已经洒满芦花了，何时才能重游鹊山湖呢？

冯裕有一阙七言律诗《牧笛》，全诗轻盈飘逸，洋溢着对生命的欢欣和赞美：“春草萋萋遍石溪，牛羊饱后下来迟。牧童独对斜阳立，短笛时将隔陇吹。曲尽山空云缥缈，声回天远雁参差。林泉剩有逍遥叟，一度听来一解颐。”

石溪之间春草萋萋，牛啊羊啊吃饱了，缓缓归来，一个“迟”字凸显了牛羊在水草丰美的大自然中的惬意。牧童对着斜阳暮色吹笛，悠扬的笛声隔着田垄传过来。一曲终了袅袅散去，空山云渺，连远天大雁的队伍都不那么整齐了。而在山水之间徜徉的逍遥老头儿，一边听着笛声一边开心地微笑起来，止也止不住。

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）六月二十四，67岁的冯裕因病与世长辞，葬于青州城北尧王山下，他留下的雅致诗篇，值得我们一再回味。